

在最后一节车厢里

译文
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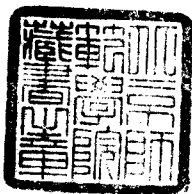
5

在最后一节车厢里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0300



上海译文出版社

880300

译 文 丛 刊

在最后一节车厢里

【德】莱昂哈德·弗兰克等著

韩世钟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424,000

1982 年 9 月第 1 版 198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45,000 册

书号：10188·320 定价：(六) 1.75 元

目 录

在最后一节车厢里·····	〔德国〕弗兰克作	韩世钟译 (1)
被嘲讽的猎手·····	〔德国〕棱茨作	高更夫译 (36)
箱子和鬼·····	〔法国〕司汤达作	郝 运译 (47)
媚药·····	〔法国〕司汤达作	郝 运译 (71)
天堂和地狱·····	〔法国〕梅里美作	王振孙译 (89)
藏书癖·····	〔法国〕福楼拜作	葛 薪译 (111)
西波利探险记·····	〔英国〕哈代作	徐懋时译 (126)
误会·····	〔美国〕马克·吐温作	潘庆龄译 (177)
白鹭·····	〔美国〕朱厄特作	陈良廷译 (180)
里果夫斯卡雅公爵夫人 ·····	〔俄国〕莱蒙托夫作	赵吉生译 (192)
姆采斯克县的麦克佩斯夫人 ·····	〔俄国〕列斯科夫作	周敏显译 (259)
珍珠项链·····	〔俄国〕列斯科夫作	魏原枢译 (318)
科学的受害者·····	〔南斯拉夫〕努希奇作	侯华甫译 (337)
我们的档案·····	〔南斯拉夫〕努希奇作	侯华甫译 (349)
圣像游行·····	〔南斯拉夫〕参卡尔作	吴炎煌译 (376)
互相仇恨的骷髅·····	〔匈牙利〕莫尔作	汤 真译 (391)

姑娘的应诺·····	〔西班牙〕莫拉廷作	陈国坚译	(405)
决绝·····	〔西班牙〕狄森塔作	方 予译	(475)
母亲的勋绩·····	〔西班牙〕狄森塔作	方 予译	(480)
诞生的苦恼·····	〔日本〕有岛武郎作	谭晶华译	(484)
作者和作品简介·····			(541)

在最后一节车厢里

〔德国〕弗兰克

一

年纪还轻的银行家在高山疗养地呆了四周以后，养得精神抖擞，生气勃勃，今天他还在终年潮湿的悬崖削壁和斑鳞安家的小溪之间漫步走向咖啡馆，他准备在远远突出在馆外的平台上享受最后一顿甜香可口的草莓，同时谛听一下大锯木厂里令人兴奋的机器声。

他欢欣鼓舞地嘴里哼着小调，穿过绿水青山来到景色宜人的谷口，这里造着一顶自谷底至空间高五百二十米的著名的高架桥。在桥边可以穿过山峦和平原，望到迢迢的远方。

一个旅行杂货商刚才正好从贴着岩壁的一家小店里出来，他满意一笔有利的交易，高高举起草帽向银行家招呼，银行家也欢快地把帽子象哑铃那样笔直举向空间，以答谢杂货商的问候。

“这些空气，这些鲜花，味道多好闻呀！”商人高声呼喊道。“还有那岩壁！它不正好是德国的象征吗？”

“因为它一向潮湿，终年滴水吗？”

“不，我是说它那高傲的庄重姿态！”

他们彼此还是在昨天作日光浴时才认识的。

“这种特别瘦瘠、老朽的架子和高低不平的坡面，我是不喜欢

2703/148

的，不喜欢的。”昨天这个身体结实的银行家撑开两腿牢牢地站着，两手插在腰间，拇指朝前，自言自语地说。他想戏弄戏弄这个商人的矮小的身材，他想引诱商人到冷水莲蓬头下面来，可他没有成功。

“我要做弯曲四肢运动。”

“您要干什么？”

“弯曲四肢运动！谁也得做。两臂举起……放下……！膝部……弯过来！膝部……伸直！”他又一次弯起膝部，同时把双臂前伸，弄得肩胛关节格格作响。“就这样！我亲爱的先生，这样叫人永葆青春。”

“工作人员一直在更换，”站在锯木厂铣床边的那个工人说，铣床安装在敞开着的车间里。“昨天有个地方一下子解雇了一百名工人。现在厂里还有将近两百人。我们有十个头头。”

“那么老板呢？”银行家问。

“他也来过这儿一次。那大概离今有五年了。那一回他乘汽车旅行穿过山间，顺便来厂里一趟……他住在柏林。最近我在报上看到，他为……为一笔文化基金，一下子捐助了二十万。为一个剧院！”

“我可以向您保证，几个月来我没时间上剧院，”那个杂货商说。“因为生意兴隆，我直接在分店忙碌！”

“是的，商业看来又有起色……你的手给机器轧掉了么？”银行家把手放在一个姑娘的头上，姑娘的金发向两边分梳，这姑娘缺一只左胳膊。

“不，我生来就这样，”那个女孩立即回答，好象她一向这样回答人家似的。同时她把围裙后面的畸形小臂伸了出来。

“这是她母亲怀孕时不当心造成的。但丢胳膊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儿一带常常发生，在锯木头的机器边干活，有那么多事故……

劳动保护设备有名无实。”

“这种情况今后也会改善的，”银行家说。“新时代会改变这一切。”

杂货商把手往前一摆。“喂，您总也上过一次剧院吧？或者你们来这儿……”他环视四周，仿佛他要从刨花堆里和厂房顶上看出这儿的人是不是也上剧院。

“嗯，什么，上剧院！”那个工人转了一下操纵杆，铣床发出咝咝声，把木屑喷了他一身。

“喂，孩子，你把这点钱带去给你妈。”银行家在那个姑娘的右手里塞了一张钞票，然后轻飘飘地穿过大门出去。蓦地他又一次折回来，摸摸姑娘的腮帮。“你到底叫什么？——喏喏，野妞子！嗨，你瞧！”

他跨着小步，从从容容地向咖啡馆走去，身后跟着气喘吁吁的杂货商。

当跑堂送上第二客草莓来的时候，从锯木厂的大院里传来一两声话语，院子里黑压压的一大片，全是人。

“可能因为一百名工人被解雇，所以要召开这样的大会，”跑堂回答说。

杂货商放回舀满草莓的调羹。“在这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干！真是闻所未闻！”

“星期六下午反正不干活。”

“为什么不干活，我可以问一声吗？就拿我来打个比方吧，即便我今天要离开这儿了，也还要去拜访两位主顾呢。”

木板堆上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子边坐着大会主持人，主持人面前放着一口钟；主持人身边是专区的党书记，他在讲社会民主党的原则：讲通过在议会中逐渐取得多数导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参加大会的人是锯木厂的全体工人和相当数量的森林工人，他们有的站在木板堆上，有的坐在木板堆上。许多人在数钱，因为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许多人在骂人。

杂货商人急忙地来回走动，窃听从锯木厂传来的叫声。被解雇工人的骚动爆发了。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建经济，”党书记向一片嘈杂声咆哮，“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文化的所有成就，这也就是说，与经济并驾齐驱。同志们，但愿我们牧歌田园式的山谷在亚洲耕种方法前面仍能继续保存下来。在这个美妙的山谷里……”

“……有个姑娘坐在瀑布旁！”一个被解雇的工人接嘴道。

许多人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揩汗。汗臭味很厉害。灼热的阳光垂直地烧烤着山顶上象钻石那样闪闪发亮的积雪。

大会第一个发言人解释，他一方面不完全同意党书记的话，但另一方面也认为中间插进来呼叫什么“有个姑娘坐在瀑布旁”是无理取闹；这时一位白发苍苍、背脊伛偻的林业工人指着自己的鞋面对他的一个同事说：“要是我没穿鞋子，脚上只会砍个洞。洞过几天会好的。可这鞋子一损坏，永远也好不了。”他的皮鞋上面被斧头劈成很深的一个洞。

这时有人叫到他的名字。他挤过人群，爬到木板堆上。“我们是有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你们根本用不着向我们解释策略。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党的策略。策略是正确的。一切听其发展。经济得按自然的方式重建起来。我们的工资从来不够买粮食。可是鞋子呢，更是谁也买不起的。我还有个问题，我说：我想让我的两个孩子上高等小学学点什么东西，这样他们将来比我这个做父亲的日子过得可以好一些。可是我要问，谁给他们付学费？这根本就不行，除非孩子放学以后喝西北风。这样看来，孩子要学什么是学不成的。这一点我从自己挣的几个子儿可以算得出来。要是我不

把衣着和鞋子算在内，那么我的工资……”

“我请发言人别扯题外话。”大会主持人微微一笑。谨慎的铃声响了起来。

这个态度僵硬的老人转过身来无计可施地瞪着大会主持人。“这么说，我本来应该针对主题，针对策略发言罗。”他留在原处，突然再添上一句：“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然后爬下木板堆。

篱笆前边站着一位罗圈腿先生，他扎着黄绑腿，手里拿一个大笔记本，梦幻似的眼光注视着远处起伏的山峦，仿佛在写诗或作画似的。

那个当地人都陌生的工人头头，是一位由他的党从首都特地派来这儿的著名的宣传鼓动家，他的名字大家在报上是常常看到的。现在他登上了木板堆。

这位宣传鼓动家开头讲了一段关于工人的日常斗争生活的话语以后，随即指出几个世代以来工人阶级所争取的伟大目标。这时大会主持人就请他发言不要离题，他摇摇铃，阻止他发言，因为下边工人们表示出强烈的反感，他们要听的是他们所渴望的东西。

这位年纪才三十的鼓动家，佝偻着背站在木板堆上，好象是个六十岁的老头。他的厚下唇垂得更低了，眼里无神，等着骚动平静下来。他的膝盖往外弯，他的瘦削的肩胛骨耸在前。

乌云笼罩在山谷的出口处。鼓动家讲得很快，喋喋不休，走到木板堆的前沿，借助手势讲话。工人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第一次闪电横穿过整个山谷，仿佛山顶向站在对面的人送来了信号。

篱笆前边站着的那个扎绑腿的先生，他还一直保持着同样的梦幻的姿态，呆在原地，纹丝不动。

在雷雨的角隅地区，阵雨已经自天空斜斜倾泻。但此刻咖啡

馆的平台上还晒着太阳。“我站在右边。极右边！只有这样，德国才能重新强大，”那个旅行杂货商说。

“而我，您明白，我是民主派，”银行家笑笑说，深自感到安慰。“那些有才能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学了一些东西的人，应该当人民的领袖。”

杂货商谛听传过来的鼓掌声，然后说：“嗯，我没有什么要说的。”

个别粗大的雨点敲击大会主持人的桌子，灰尘四散飞扬。

银行家双臂捂住胸脯，跨下用蛇纹石铺成的道路，走向锯木厂院子。

“现在大会开不成了，”杂货商气急败坏地吐出一句，因为这时已经有许多参加大会的人，翻起上衣领子，奔到门外去了。

整个天空变成一片乌黑，闪电象火蛇似地在天空乱窜，相互搏斗，相互咬噬，相互渗透；不一会儿，随即传来轰隆隆的雷鸣声。

这时，那个扎绑腿的先生才离开篱笆，急急忙忙地跨着大步，穿过自天而降的倾盆大雨。他浑身都湿透了。

银行家回到饭店。锯木厂的院子里已经阒无一人了。

几分钟以后，一片片乌云象惊起的巨鸟那样，高高地飞过山谷，在白雪皑皑的山顶后面消失。山顶的一部分地方还闪耀着阳光。雀儿开始热闹地啁啾。到处是闪闪发亮的水珠。

饭店的汽车已经开动，车上装着即将离去的疗养客人的黄皮箱，而这些客人此刻还坐着吃中饭，车子打慢慢转动的列车调度盘旁边开过。这儿停靠着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车厢新近油漆过，光泽四射。

二

那个喝醉了酒的铁路工人，失去自制能力，在缓冲器中间蹒跚着走过去，他那朝着空间乱舞的胳膊，几乎给开上来的最后一节车厢所碾碎。

从缓冲器的撞击声中升起一阵粗鲁的小调。那个工人出于习惯，用手去抓连接器。然后他向火车司机发出一声咆哮，这声音被岩壁回撞过来，变成一种咒诅人的怒骂声。接着这个工人重又步履踉跄地走向车站小酒店。

“看来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啰，”一名军官说，登上最后这节车厢。

“此外，直到现在为止，我根本不知道那位可尊敬的议长先生有两个儿子。”说这话的先生，是位检察官，他鞠着躬让那位宣传鼓动家先上最后一节车厢。“能跟您认识，我真高兴哪。事有凑巧啊！”

那位宣传鼓动家低垂着厚下唇，心里在想：“他在革命时期提议给许多工人判处许多年徒刑；毫无疑问，他对党内所有领导同志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我的照片肯定也在他的调查档案内，他百分之百地知道我是了解所有情况的。那末他为什么要给我的父亲凭空捏造第二个儿子呢？他想寻我开心吗？那好，我们不妨聊聊！反正路程还长呢！”

从检察官的话音里，很难发现讽刺的意味，检察官向这位鼓动家暗示，关于议长的第二个儿子他手头没有掌握确凿证据。

“那您到底怎么解释这样奇怪的事情，令尊给令弟谨慎而良好的资产阶级教育，肯定和给您的一样，何以令弟的行为如此越轨？”检察官问道，并且微微地笑了笑。

刚才宣传鼓动家正象检察官那样，十分镇静自若地站在木板堆上，直等到骚动平息下来。宣传鼓动家开头停了一会儿，然后说：“咱们且作这样的假说：一位受人尊敬的男子有两个儿子，两人同是一母所生，同受一位老师的一样严格的教育，也就是说，从睡摇篮时代开始，有着同样的经历。”

“后来呢？”检察官感到兴趣地问，因为这时宣传鼓动家停了一停。两个人往后一靠，坐在椅子上。

“哥哥保罗从孩提时代起就适应了这个环境，他因此换得了他那阶级的利益，他跟他父亲一样，成了一个象他父亲那样受人尊敬的人；弟弟欧根与此相反，从青年时代开始提出抗议，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最终完全越出轨道，走向工人阶级一边。我的兄弟就这样来解释他和我的不同态度。您瞧，虽然我们说他是一个失足者，可我也并不顺利。”

“失足者！要是他只是一个失足者就好了！他是个浪荡的青年，债台高筑，不肯干活，东游西荡！这是在每一家良好的资产阶级家庭里可能出现的情况。然而他忘掉了自己的天职，他作为我们圈子里的一个成员，有负于他的教养和出身，他参加了把我们人民推向深渊的求生存者的行列，出身于一个良好家庭的子弟既然会这样，这真是叫人不可理解。请您原谅，恕我这样无保留地谈论令弟，博士先生……对不起问一声，您已经通过了您的考试了吗？”

“我是国民经济学博士。”

“要是我没记错，令弟也是的。”

“我兄弟也是国民经济学博士。我们是双胞胎。”

“再说，不久前我才跟令尊大人谈起这个令人痛心的事例，议长先生认为……”

“……跟您的看法完全一样，这点我可以想象的。我的兄弟与

此相反——有时他还跟我讨论——他的看法是，由于战争，国家已经被推进上述的深渊；他认为，只要生产手段不转变为社会财富，战争便会连绵不断。”

“有些人相信，只要时间、经济状况、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已经成熟，外交形势和还有数十桩别的事情一旦对这种小小的跃进有利，那么在这种小小的转变中途也可以采用和平方式进行，不知道令弟是不是属于这些人，嗯？”检察官微笑着问道，并且用一种不容易受人注意的摇头姿势，要求那位罗圈腿、扎绑腿的先生走得远一点，这位先生原来一半身子露在走道上，一半身子出现在座位前，竖起耳朵，窃听他们的谈话。

“这个身材一百七十公分高的长耳朵我在哪儿看见过，”宣传鼓动家暗暗思忖。“要是我原来那个随身暗探升级为煽动家，而这个新手派给我作随身暗探，那怎么办？”他朝那位扎绑腿的先生爽朗地一笑，这笑容所发生的作用犹如举起手枪对着所有还没有完全变成冷血动物的暗探射击那样。

这暗探快活地微微一笑，便走开了。

“这么说，这家伙还不是个新手哩！”

“我们如此相爱，世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严重危害我们的爱情。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爱情里面，世界已经不再存在，”银行家对着他那大着肚子的年轻的妻子说，特别小心地带领她走向最后一节车厢。“为你工作，为你生，为你死，那有多大幸福，多大幸福！”

在这最后一节车厢的座位上除了坐着这对夫妇以外，还有一个高级牧师，上述那位军官，一位大学教授，一位报纸主编和那个杂货商人，这商人自愿把他靠窗的座位让给这位孕妇。他还问她是否可以为她提供他旅行用的靠垫。

她友好地表示了一番谢意，自己随即从提箱里取出一个靠垫，

立刻又向她的丈夫凝视。她似乎同时看着自己身体里面的孩子。

“要是我能为夫人效劳，我就感到高兴了！”杂货商还叫道，他把自己身体缩拢一点，好让那位孕妇坐得舒服些。他说话的嗓音是那么尖厉，使得那个和检察官单独坐在邻座上的宣传鼓动家竟以为自己听见了乌鸦的哇哇叫声。

那位大学教授坐在车门附近的角落里，身子往后靠在椅子上，膝头盖着一条苏格兰旅行毯，头戴苏格兰旅行帽，两眼通过清晰的眼镜玻璃，亲切地望着已经过去了的方才那一种你谦我让的客气场面。虽然此刻大家都默不作声，但是看来他好象特别沉默寡言，在以后的整个旅程中不会说一句话似的。

通过杂货商人对那位年轻太太的关心，车厢里顿时出现了一种和衷共济的欢快气氛。甚至连那个对什么事情都持审慎态度的军官，嘴角边也露出一丝亲切的微笑，虽然这些人彼此之间还没有作过一番自我介绍。牧师脸上的那种忧伤的表情，现在坦率地显示出：只有人们之间的相互友善和爱护，才能缓减命中注定的人生的苦难。

那位银行家决定要做一位体贴人的父亲，他竭力为妻子张罗，这位孕妇在下周就要分娩，她只有在准备望一下自己身子的时候，才把目光从丈夫身上移回来。

“我估计在日后的耸人听闻的政治案件中，我还会担任公诉的代表。现在您可以设想一下我的处境，要是工人们受到令弟的挑唆和领导，又一次起来罢工或者举行示威游行，进行抢劫活动，跟警察局和军队发生冲突，其后果会怎样。那么我不得不控诉他，控诉我们极为尊敬的议长先生的儿子，给他判处重刑，可能立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或者甚至判死刑吧？”

“……那当然，根据这种荒唐的主张，无论如何可以建议处以

死刑。”

“对我吗？妙极了！”宣传鼓动家心里想。

“这使我处境多为难！您理解吗？”

“我理解。但您可能直接损害某个人。”

“但特别是议长先生！”

“末了也危及我的兄弟吧？”

“要是您愿意，也包括他！不过革命是一场斗争……”

“我兄弟也一直这样说。”

“……谁处在危险当中，谁得估计到自己可能丢脑袋……就我对令弟的了解，他本来不需要找精神病医生；他本来可以更多地利用法庭而不是审判厅作一番鼓动人心的演说，利用最后机会宣传他的主张。”

“这样可能死刑的宣判就近在眼前！其实不管怎么说，荒唐的主张和死刑跟我沾不上边吧？……”

“不错！因为您那一类领导人都是非常危险的。”

“必须把他们推翻，是不是？”

“那就对了。”

三

列车开始滚动。不久以前，在这个全国来说地势最高的疗养地车站上，开出了一列装满木材的货车。在装卸场附近的铁轨中间还掉满树皮，在潮湿的绝壁上还沾满一块块狭长的烟熏的黑印。

在车厢的走道上孤零零地站着一个日后想当检察官的上了年纪的社团大学生。他抬眼望着笔直伸向天空的湿漉漉的岩壁，又俯瞰山谷深处的村落，这些村落小得象从玩具匣里撒出来蓝点子，

躺在碧绿的天鹅绒上。他同时把下唇一伸一缩，这动作快得差不多象打车子旁边一闪而过的电线杆——他害着病，坐着不舒服，因此就站在走道上。

一个在二等车厢的走道上迷了路的伐木工人，靠在车厢侧面一扇窗上啃一个还没成熟的苹果。他是一百个被解雇工人中的一个，这次上首都去希望找份活儿干。

“一片欣欣向荣的田野。”

“但是煤！咱们缺少煤，”杂货商人说。

牧师插嘴：“只要上帝保佑，咱们不久就会重新获得煤。”

杂货商没有回答“上帝保佑”的问题；他说：“没有煤，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出口，没有出口就没有新的兴旺发达。这是十分明白的。煤就是一切。”

孕妇闭上了眼睛，她的身体里面有两条生命。

银行家说：“对极了，煤！为此还需要一大笔长期信用贷款。而劳动，无庸待言，只有劳动……”

“……可以拯救我们。这是明白的。劳动是一切。”

“恢复德国旧有的服从制度，”出乎大家意料，大学教授讲了这样一句话。

军官的上身动弹一下，表示赞同，动作自发，好象触了电一般。

“如果这样，不久我们可以重新达到我们战前的地位，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可以向全世界显示我们的力量。我们也能重新工作。我们能够工作。工作得比任何一个民族还要好。”

“这点我们已经显示出来了。”

“这点我们已经显示出来了。”

“但是要找到活儿干，还是困难的，现在失业的人有那么多。”被解雇的伐木工人心里想。“里面这些人在说些什么呀？”